



沈寂 与后期《万象》

◎刘景云

创刊于1941年7月1日的《万象》月刊,是民国时的名刊之一,二十五开本,近乎方形,无论从版式设计还是组稿、编辑方针各方面,流风余韵,影响至今。粗略来说,它可以分为前后两期,这里谈论的主要是后期,即从第三年第一期(1943年7月版)开始,由作家柯灵主编的时段。

沈寂是后期《万象》作者群中的一员干将,与石琪、郭朋、沈毓刚和徐慧棠合称《万象》五虎将。1943年9月版第三期上刊有他的处女作《盗马贼》,在类似编后记的《编辑室》的末段,柯灵介绍道:“本期小说一共有七篇之多,这里想介绍的是《盗马贼》,它似乎有若干处很像端木蕻良的《遥远的风砂》,但细读之下,作者自有其清新的风致。沈寂先生是创作界的新人,这也是值得读者注意的一点吧?”可谓盛情推举。

有趣的是,据柯灵的助手杨幼生多年后在《柯灵的编辑生涯》一文中回忆,沈寂的那篇稿件属于自由投稿,却险些被他扔进废纸篓:

我和阿湛(王湛贤)作为他的助手的任务之一,就是看群众来稿。沈寂的第一篇来稿《盗马贼》,我和阿湛原来看不上(我当时思想很“左”,认为这像武侠小说,“不合时宜”)。但不久,柯灵把这篇稿子发表了,原来他又从我们废弃的稿件中发现了它,用上了。这使我一方面发现柯灵对即使是我们废弃的稿件,他还是复看的;另一方面对我的震动也很大,深感即使是一个助编,对投稿的作者又掌握着如何的“生杀大权”,可不慎哉!

柯灵到底是资深编辑家,慧眼识珠的本领是他人无法企及的,他不但写信过去,鼓励沈寂继续写,并随写随发,令沈寂自信心陡增。与此同时,柯灵在次年2月第八期的《编辑室》中亦指出其不足:“沈寂和石琪两先生是近顷颇受创作界注目的作者,……觉得遗憾的是——创作者最大的磨难是文字造成定型,两位似乎很有走到这条路上去的危险。”

沈寂对于柯灵的扶持与鼓励同样感念于心。他甚至花钱接办了《万象》终刊号。在上海图书馆馆藏《万象》第四年第七期(1945年6月号)的封面,沈寂亲笔留下这样一段题记:

《万象》由柯灵接编后,出版至第四年第七期,因经济困难,发行人平襟亚暂定(停)出版,由沈寂和郑兆年向平租借登记证,继续出版,仍由柯灵主编。不料印成后,柯灵遭日宪兵逮捕,我们坚持出版,唯平襟亚要求必须将版权页中柯灵名字涂去,以免牵累。出版社后销售一空,此期也成为值得纪念的一册。

沈寂 八九年十二月

翻看这本《万象》的版权页,原先“编辑人柯灵”那一列果然已被两道墨痕覆盖,所幸尚留有余痕。



《蓝胡子》

插图选(7)

亚瑟·拉克汉姆 绘

蓝胡子的妻子拿到钥匙后心惊胆战地打开密室。



九十自述:我就是个乡下人

郑重 著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此乃上海著名报人、作家郑重在八十八岁时定稿的长篇回忆散文。作者回首那个几乎从未出现在文字历史、没出过一个大人物、少有的保存风土风物至今的普通乡村,平实地打捞记忆,看看给自己的灵魂注入过什么。

挣扎中的决断:竹内好传

[日]鹤见俊辅 著
光启书局

出生于1910年的竹内好与日本国家主义的成形与崩溃共生,他的思想也反映着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进程。本书从竹内好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入手,考察其思想形成及变化的过程,呈现竹内好个人的思考路径与日本近现代思潮之间的互动。

重燃文学之火

[美]大卫·丹比 著
新星出版社

作者驻扎在美国三所高中的文学课堂上,记录了老师如何引领学生进入充满道德困境、意外事件、金钱、亲情、失去和死亡的成人世界;也记录了孩子们如何在尴尬和困惑中逐步进入文学文本,摸索自己究竟是谁,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

祈愿女神

[日]东野圭吾 著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月乡神社有一棵具有神秘力量的楠树,目前由玲斗守护管理。高中女学生佑纪奈来到月乡神社,想要在此寄卖她自制的诗集,以帮助家计。不久后,一名落魄男子没有付钱便拿走了诗集……

《音尘集》朱色试印本

◎桑农

近日,“姜德明先生藏书专场拍卖会”现场,卞之琳《音尘集》以九十四万三千元的高价成交,令人惊叹。这部诗集原是木刻雕版,朱墨刷印,宣纸线装,开本长二〇九毫米,宽一五七毫米,一函一册,外套驼黄色锦盒,古雅美观。据姜德明《卖书人》回忆,此书是当年中国书店的雷梦水特意为他留下来的,“当然,定价要稍贵些”。

姜德明购得这册诗集后,在一九四二年桂林明日社出版的《十年诗

草》第一辑“音尘集”里查到一行说明,“本集曾于一九三六年夏雕木版试印十余册于北平文楷斋”,便写信向卞之琳本人问询。卞之琳回信说:“我自己照例出书以后,总对内容有所不满,以致意兴索然,往往连从头至尾读一遍也不耐烦。我把《音尘集》试印了这些本以后仿佛就过了出书瘾了。这是我不再正式印它的主要原因。”按照传统印刷的程序,先用朱墨试印,次用蓝墨,最后才用通行



汉译《柏拉图五大对话集》

◎萧规

1943年11月1日,徐旭生的日记记载:“下午翻阅汉译柏拉图《五大对话集》。”柏拉图大部分著作均是对话,现存约40篇,可信者占半数还强,无论真伪,其中却未见有题为“五大对话集”的原印本。是以严格地说,此处标记稍误,当作《柏拉图五大对话集》。

《柏拉图五大对话集》由郭斌龢与景昌极合译,1933年5月,国立编译馆出版,商务印书馆发行。“所辑柏拉图对话篇凡五”,依次为《自辨篇》《克里陀篇》《斐都篇》《筵话篇》《斐德罗篇》,是柏拉图对话的选译本。“前三篇昌极译,后二篇斌龢译,曾陆续登《学衡》杂志”,此次结集,“外附《导言》及《埃提论》,斌龢撰;《理型说略评》,昌极撰;庶几首尾略具,称讥互见”。同时,“是书之译,吴雨僧先生实主张之,译后又取各英文译本暨希腊文原本,详为之校,约为之注”,出版以后,吴宓还将其列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6—1937学年《人文与人生课程应读书目》。据缪钺说,“1929年夏,我至北平,往清华大学拜见吴先生。临别时,他借给我几本英文书,其中有英译本《柏拉图五大对话集》”。这个记忆自然是不太可靠的。

“柏拉图的文章太美了,其中的风趣又太引人入胜了,岂可以不读?欲读而一时不能全读时,一脔也是好的”,李长之在《西洋哲学入门书解题》之中也向读者推荐《柏拉图五大对话集》,“因郭氏精通希腊文,故译去毕竟不同,而景氏中文雅洁,读去亦颇觉可爱”。当然,在李长之看来,“郭景译本却也有一个毛病,这是在那样雅洁的译文里不可避免的毛病;就是失掉了至少是减少了原书思辨的特色”。朱光潜也认为,“他(郭斌龢)要译成优雅的古文,对原意往往不免‘削足就履’。他懂希腊文,是一个大方便,可惜他中了严复的毒”。但徐旭生只随意地翻阅了一两次而已,却不知有无此同感。



的黑墨。这部书只有“十余册”朱色试印本问世,极为珍稀。

卞之琳还对姜德明说,此书自己“手边只存一册,而且是缺锦套的”,已经送给了研究其作品的香港学者张曼仪女士。江弱水有文称,卞之琳去世不久,张曼仪与卞之琳女儿青乔一起将那册《音尘集》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

目前所知传世的《音尘集》仅存上述两册。